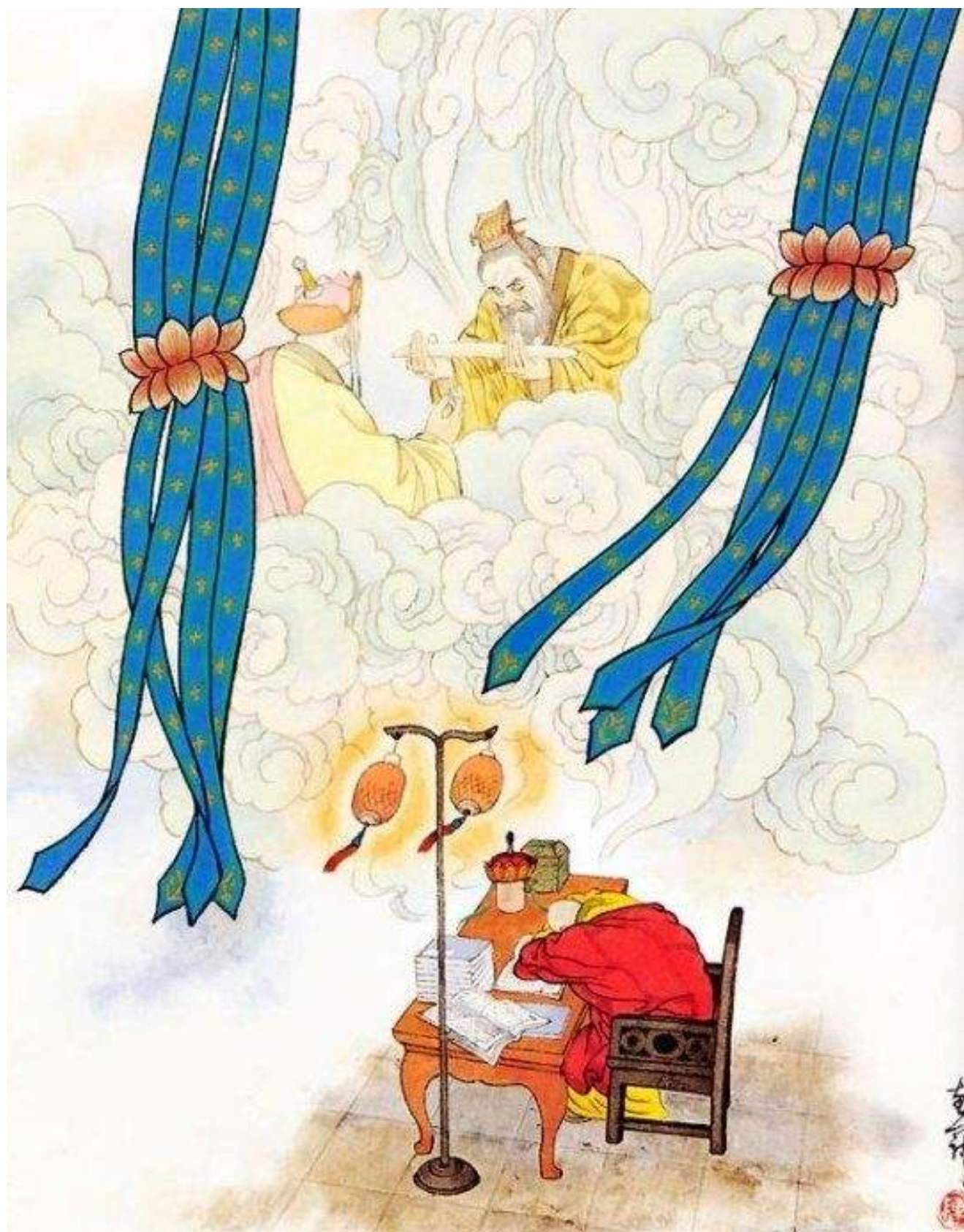


又是一个南柯惊梦



话说当三藏在他最自信的事情上碰了钉子后，开始正视和承认孙悟空的武力也是一种威严的体现，于是，他这方面的修行认识，就开始从歧途末路中步入正轨。在这时节，终于他排除了自身的一股骚浊恶氛，出得小屋、抬头望见了清澈的明月。

节骨眼上，孙悟空沙和尚猪八戒他们乘势点破了他的人仙之间隔，帮助他的修行跨过了这个生生世世最紧要的屏障。

一时间解悟机要、明彻真言的唐三藏，然后他就高兴的忽然对三个丑陋的徒弟既感激又关照起来，三藏道：“也罢，徒弟们走路辛苦，先去睡下。等我把这卷经来念一念。”三藏为何忽然想念经？被孙悟空他们激发了热情呗，一时振奋，激

动之余，有些把持不住，兴冲冲的表示要乘兴念经。

一听三藏师父说要取出经卷来念诵，悟空当即就诧异了。但是显然三藏师父根本就回不出味儿来，他也浑然忘记了自己为何叫“三藏”。既然连自己为何叫三藏都搞不清楚了，那么这地方为何叫宝林寺，他自然也就甚不了然。

于是就在刚刚被三个徒弟点破大乘方向的时候，他就一个猛子又扎下了小乘的泥沼。

你看看《梁皇水忏》的内容，就知道三藏为何把俗世伦理道德与专业修炼给混为一谈了，这是他混淆不清思想的一个来源。然而，那《孔雀真经》中的寓言故事，明明又刺耳刺目的讲述着乌鸦与孔雀的天差地别，俗世之鸟，怎么能跟佛国圣鸟比。

《梁皇水忏》超级长、六七万字呢，这三藏也是兴致高昂，念念就四五个小时过去了，他一口气读到凌晨四五点钟，放下经卷要躺下。再过一会儿天就要亮，眼看他还一点没有困倦的意思，护法神灵们实在是受不了了，赶紧弄一阵风来，把他的脑袋给吹得糊糊的，眼皮发涩要他睡觉了。然后后面的故事就有趣了，这个刚刚念叨叨要超度亡灵冤魂的大和尚，眼看见一个水淋淋的人站在那里哭啼啼喊他的模样，就紧张得要死，心里哆哆嗦嗦、面上强作镇定、跟那怪人说的话里面又十分分明的透露着怯意。

三藏说，如你是鬼魅魍魉还是神神鬼鬼的话，可不要吓唬我呀，你要是吓唬人你是找错了人，因为我不是那贪欲贪嗔的人。你看他话儿问题在哪里？他的思想里，他认为自己心里的贪嗔痴，鬼

怪们是看不见的，是会搞错的、会冤枉他这个大大的好人的。

然后他生怕人家不知道他是谁，马上就开始介绍自己的光明正大之身世：啊我是奉命东土大唐皇帝的旨意的、是上西天拜佛求经的、是有降龙伏虎之高徒的，天地人、水陆空都是有我的后台的。要是敢动我，下场是碎尸粉骨的。

说着说着，他自己胆气居然也大了，说话开始居高临下起来，“此是我大慈悲之意，方便之心。你趁早儿潜身远遁，莫上我的禅门来。”

按照三藏的预想效果，这番话说完，那怪人就应该知难而退了。却不成想那怪人不但一点怯意都没有，反而真的上了他的禅门，倚定了他的禅堂大门。

那人倚定禅堂之后，幽幽的回到：“师父，我不是妖魔鬼怪，亦不是魑魅邪神。”

三藏这番言语的错误交锋，露了败招。败招是怎么出的？是他一开始就心慌了，慌乱中不知道冷静的先观察一下，而是瞥了一眼，匆忙间只知道那人是男的、是湿淋淋的、说话中带着哭腔。说不好听的，也就是那么 N 分之一秒的一瞥下在心头留下的一个影子。然后就根据固有的低俗观念开始信口胡诌起来。

俗话说，乱拳打死老师傅，这是俗人中的揪斗痴缠。可是在修行问题上，你一闪念的错误，就露出来败相来，如果真的是妖魔鬼怪，那然后就在转瞬之间就被击败了。修行人得记住，遇到疑惑，宁肯不出招，也不要乱出招。

人家都说出来了自己不是鬼魅之徒，三藏还在那里紧巴巴的疑虑：“你既不是此类，却深夜来此何为？”三藏这时候还这么问，您肯定会意识到，他到这时候，脸蛋儿都别过去了，眼睛都没敢正视人家、甚至连第二眼都不敢看。

这样那谈话还怎么继续下去呀！那人无奈了，只好央求三藏师父，哎呀，师父，您就舍眼瞧我一下吧！三藏这才敢转过眼来，呀！果然不是怪物是人物，人家明摆着一副君王打扮。

摆正眼光和心态，这话题就转入正题了。跟这君王边听边聊的过程中，三藏也恢复了他应有的尊严。尊严是内在的，敌人也是内在的。当你面对自我敌人、打算奋起抵御的时候，真正的尊严就开始在内心升起。然而真正的武力，必须以强悍的内敛、守规矩做支撑，不然就沦落为无良暴徒



或胡乱出拳的呆子，从而殃及无辜，最终也害了自己。

中国人，现在正处在完全没有尊严的时代，我们将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怎么样的世界，那全在于我们自己的开创。我们的先人、祖祖辈辈的中国人，从洪荒蛮夷的废墟中一步一步的创立了中华文明。可是现在的我们，丧失殆尽、一无所有，现在社会正是一片废墟，物质表象的华盖下，尽是满目疮痍。如果说要重拾尊严，现在不就是跟最初先人们一样的荒芜时代。如果你，希望我们文明的血脉延续，愿意给孩子们给后人留下尊严，就请探寻自家的文明吧，回归自家的传统。

那人道：“师父啊，我这里五年前，天年干旱，草子不生，民皆饥死，甚是伤情。”邦国有难，

为君有罪。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立国理念、一个以自省、以承担责任为核心的理念。因此三藏听闻他乌鸡国大旱，马上就意识到这君王可能犯了什么大错。三藏闻言，点头叹道：

“陛下啊，古人云：国正天心顺。想必是你不慈恤万民。既遭荒歉，怎么就躲离城郭？且去开了仓库，赈济黎民；悔过前非，重兴今善，放赦了那枉法冤人；自然天心和合，雨顺风调。”

三藏这番话，是比开始时候的那番吓唬人的宏论进步了许多，而且说得堂堂正正的。但是，悔罪自省的事情，实乃是一个反观自省的技术活，哪有这么千篇一律的形式，就得那千篇一律的好结果、好收成嘛！这种自省的内核是真正的反思到自己错误行为的根源、所起因的那个错误思想观念，不是你这种自责行为所能全部代表的呀。你

自省了、返观内照了，就得让你过关了？不可能！不肯面对自己真正错误的话，那只是走形式的敷衍了事。

三藏不曾实际的经受过这种迷障的历练，所以也就毫不奇怪的听到了国王下面的否定说法：“我国中仓廩空虚，钱粮尽绝。文武两班停俸禄，寡人膳食亦无荤。仿效禹王治水，与万民同受甘苦，沐浴斋戒，昼夜焚香祈祷。如此三年，只干得河枯井涸。”

三藏一听这话，就顿然对自省没了信心，答不上话来。正自疑惑间，那国王又滔滔不绝的继续了下去：“正都在危急之处，忽然钟南山来了一个全真，能呼风唤雨、点石成金。先见我文武多官，后来见朕，当即请他登坛祈祷，果然有应，只见令牌响处，顷刻间大雨滂沱。寡人只望三尺雨

足矣，他说久旱不能润泽，又多下了二寸。朕见他如此尚义，就与他八拜为交，以兄弟称之。”国王这一番柳暗花明的转折，在无意中打击了三藏的自省信心之后，顿然又勾起了茫然的三藏的仰赖之心，他把那全真说得神通又仗义，让三藏钦羨不已，乱了方寸。浑然不觉中，就又脱口而出浑话来，三藏道：“此陛下万千之喜也。……那全真既有这等本事，若要雨时，就教他下雨；若要金时，就教他点金。”

你看这三藏，一个亡人都足以让他方向感迷失、心情跌宕起伏、不由自主，你就知道，这国王的出现跟他的修行有着多么深层的关联了……

国王的华丽衣着、国王的求风得风、求雨得雨，让三藏忽然间就迷失了，迷失在他自己曾经辉煌

的身世中、与心中隐藏的对世俗权势的倾慕。浑然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远比世俗帝王高贵的修行人。于是瞬间他就“忘我”了，真的迷失了自己。然后，那国王往下说的故事，完全偏离了他的预期，却完全符合了他的心境。国王说到，自己与那神通广大的道士结交为兄弟，并且一起吃饭、一起享受帝王待遇。但是最终却被那道人推到井里淹死。

国王的下场，当然是脱离三藏的线性推理公式的。因为道人神通广大能呼风唤雨就与修道人结为兄弟、这种事情就够离谱的了。哪有真正修道人会跟人结拜兄弟的？修行人都是因为出离尘世、高于尘世才获得神通大能，回到世间施展神通也不是为了获取个人名声，他们结交凡人也不会跟凡人结下凡世的恩怨牵扯。从后面的故事中，我

们也知道，并且那国王，好歹也是个修行人，好歹也是修得几乎就要成就罗汉金身的了，怎么会做下这种添乱的事？

就从他俗世的国王身份层面讲，国王就是国王，君君臣臣，君王必须恪守王道，怎么能把自己的帝王之权柄，给自己的结义兄弟分享呢？这就叫君不君，那么自然就是说他其实已经偏离了君王之道。

偏离了君王之道，自然就不配坐君王的位子。后来被那道人谋害、推落井中，纵然不是文殊菩萨安排的难，也实在是咎由自取。

什么是修行，修行也是一种成王成圣之道。修行所成就的圣王，不是俗世的君王所能比的，比他们高贵。可是俗世的君王，是按照上面的圣王之道的规仪推演下来的，形式上、结构上大致相似

，本质也相似。以修行人的身份，不可向世俗任何人行大礼，只可向上师行大礼。这一方面是修行人的尊严，一方面是修行人的王道，上王可以跟下界王客气、作个揖什么的，却不可行大礼。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从来都不向人世间的帝王将相行礼。孙悟空甚至对天上的帝王将相也同样作揖拱手不叩头行大礼。观世音菩萨遇见下界的玉皇大帝，也是行普通见面礼。这是尊重人家地位的意思。

是不是觉得文殊菩萨忒小气：啊，你贵为菩萨，被这国王给泡了三日，就要人家在井里泡三年做惩罚？

可是，你看故事是怎样的，文殊菩萨如是说：“你不知道。当初这乌鸡国王，好善斋僧，佛差我来度他归西，早证金身罗汉。因是不可原身相见

，变做一种凡僧，问他化些斋供。被吾几句言语相难，他不识我是个好人，把我一条绳捆了，送在那御水河中，浸了我三日三夜。多亏六甲金身救我归西，奏与如来，如来将此怪令到此处推他下井，浸他三年，以报吾三日水灾之恨。一饮一啄，莫非前定。”

是呀，你冒犯国王，国王让你死你不得不死，对不对？当然不对。这种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怪胎理论，是后世的，不是历史上原有的，刑罚有刑律，哪能就由着国王拍脑袋，这是其一。其二，在那年代，修行人不适用普通人的刑律的，修行人有更严格的修行框框和戒律给管着呢。并且，在历史上，一般情况下，人们对修行人是普遍尊重的，不会去欺负修行人。



真正的修行人，身比国大，你害死一个修行人，真是就要承受灭国的惩罚的。更何况，这修行人是来拯救你、带你获得永恒解脱的人，你恩将仇报的罪不算，可是你谋害救你的人、你不是自己求死是甚？罚你三年的水浸，还真是一点微不足道的示意性惩戒了。

并且，你再拿这国王，跟唐太宗、跟萧衍比一比，就知道他的君王素养有多差了。人家一样是遇到的凡僧、甚至是形像更差劲的疥癞僧，而且那疥癞僧说话更傲慢，可是你看人家的反应和心态？人家是完全不看外表、人家看的是实质。人家客客气气的对待这似乎有真本事的疥癞僧人，不但维护了对方的尊严，也因为自己的礼貌和涵养，真正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堪为后世楷模。

是，或许您也自然的从唐太宗、疥癞僧，想到了当时的玄奘师父。他当时也是表现的蛮有涵养。可是什么时候开始，他渐渐的失却了这种涵养和尊严？

不管他什么时候失去的，反正是现在他是没有了。所以就遇到了这同样偏离了王道圣道的乌鸡国国王。

因为那国王，必须跟文殊菩萨到了如来佛那里，如来佛亲自给他罗汉之金身，他才算完全圆满。可是就因为这个看似不大的错误、在一般人看来一个国王惩罚一个人算什么嘛。其实这个错误是要命的。所以，他金身没有得到，人身也失去了。这两脚踩空的结果，就是只剩下一缕阴魂。说他可怜也可怜，不过实在是他自己选择的。

而三藏一直以来对孙悟空的种种嫌弃，也让他走到了这地步。让他自己的本尊意识，让位给了凡俗的嫌恶之心、清高之情、和那种不知死活的窝里斗、窝里横倾向。窝里横，是现在一些中国人中最突出的一个人格特点，对外耍怂蛋、对内耍混蛋，一种极其扭曲的“外柔内刚”。

说到义，是不是有朋友，就想起了三国演义、刘关张桃园结义？义薄云天、荡气回肠，是不是？可是你看那刘备，成也义、败也义。他们的兄弟义气，如果他不想有大作为，那么他们的义就是维系关系的纽带，而当他一步一步的做大，对两个兄弟还是往日一样一味的义气当先，经常背离法纪、却不能合理赏罚。最终，却是义的纽带，把他的事业给败了，把他们三个一个一个的送上了黄泉路。义，成了王道的罗网。

反观那曹操，他是另一种义的极端。他不像刘关张这样个人关系与事业混为一谈，以严明的法纪、合理赏罚、注重百姓生息，用规则来体现的出来的义。

刘备与曹操，是两个对比的极端，最终，都未能长久，都被历史了结。可笑的是，这国王，人家菩萨派青毛狮子来惩罚他，却还让那青毛狮子勤勤恳恳的为他表演了三年如何当一个正直的国王、勤勉的亲民的自律的国王，让他都看得见、让他有机会反思，他却恨恨的恨了人家三年！

更堪笑的是三藏，一个真国王的教训摆给了他，他来不及反思，一个假国王摆给了他，他还是来不及反思。一直到最后谜底揭穿了，估计他才有所思悟。

方才还在信心满满的念诵超度鬼魂亡灵的梁皇宝忏、立志要解脱天下苍生的三藏，猛然间发现正在跟自己说话的真的就是一个鬼魂的时候，他却给唬得筋力酥软，毛骨耸然。方才的宏伟志向瞬间就变作了乌有。

然后就在吓得没了退路的时候，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勇气，忽然就开始跟这死去的国王抬起杠来，挑人家刺儿。

人家说被道士害死了，他说人家的话不在理，你文武家眷怎么不找你？国王说是妖道变作自己模样了。三藏又说人家太懦弱。国王说那妖怪门道广、自己投告无门。然后三藏马上说人家没本事阴间告状、啊你来找我阳间人作甚。国王说是被夜游神专程送来喊冤求助的。三藏就忽然觉得自己高大起来，随口应承自家徒弟有本事。可是他

一转念，又推托了，借口是万一被官方抓捕风险大。

人家都说了，是他三藏的护法神灵放行的，是夜游神专程送来喊冤的，三藏师父还是满腹的狐疑、满心的推托。您说他这姿态，能超度几个亡灵呀！送上门来专程求解脱、求超度的鬼魂他都东躲西藏、满嘴跑火车的想要拒之门外，真不知道他到底想解救什么样的亡魂。

可是那国王把三藏退路给封死了：“我朝中还有人哩。”这没了退路的三藏，思想上又开始了信马由缰的胡思乱想。人家话还没说话，他就抢了人家话头、接起了人家话把儿，马上认定了人家朝中的人“想必是一代亲王侍长，发付何处镇守去了？”国王说：“不是；我本宫有个太子，是

我亲生的储君。”他马上又抢走人家话头：“那太子想必被妖魔贬了？”

这个三藏师父，这时候怎么都不肯听人家把话说完，一个劲儿的打岔、一个劲儿的质疑。其实人家是有备而来，金厢白玉珪信物、托梦告知方案什么的，早都准备妥当了，根本用不着他动这么多脑筋。作为一名很有涵养修为的圣僧，这时候的他如此的沉不住气，胡乱出招，一反常态啊。这是为什么呢？

到了这一步，实在是怎么脚底抹油都溜不开了，三藏除了答应还只能答应。可是他答应也不是一口应承，却是说得含糊其辞：“也罢，等我留下，着徒弟与你处置。”最后人家走了，他也没有明确说答应，只是点点头说：“你去罢。”

这难缠死鬼终于走了，这时候心慌意乱的三藏不由得心头一松，然后一脚踏空……又是一个南柯惊梦。

三藏梦里面，说得都是心头大实话，都是平日里不肯敞亮说的话。你看他这推来推去的态度，连送上门来的功德都不肯取，还在那里算来算去的，生怕自己沾什么麻烦、惹什么风险。

(选自挪威龙王《西游漫注》绘图 陈惠冠)